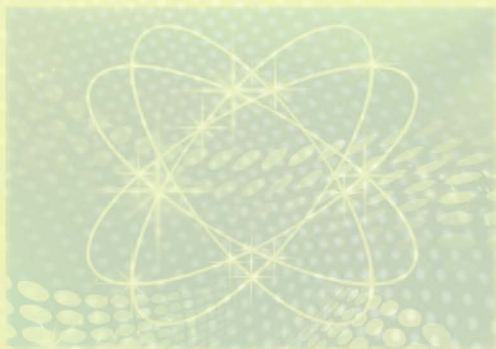
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(二)

〔法国〕罗曼·罗兰◎著

刘合文 郑明生◎译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〔法国〕罗曼·罗兰◎著

刘合文 郑明生◎译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(二)

Romain Rolland

1915

卷四 反抗

第一部 松动的土

摆脱了！……总算是摆脱了别人和自己的束缚！……束缚他一年之久的情网突然间破裂了。怎么破裂的？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的生命在膨胀着，以至于所有的束缚都被挣脱掉了。当然这是成长时期必须经历的蜕变；成长时期陈旧的令人窒息的灵魂在猛烈地挣扎着，终于挣破了昨日的躯壳，都被那强毅的天性撕得粉碎。

克利斯朵夫大口地呼吸着，却并不知晓自己发生了什么转变。他送走了高脱弗烈特回来后，刺骨的寒风旋转着飞进了城门洞。路上的行人都低头前行。狂风直钻进上工的姑娘们的裙子里，姑娘们只得无奈地停下来喘着粗气，鼻子和脸颊都被吹得通红，脸上露出气得要命的神情，恨不得哭出来。但是克利斯朵夫在乎的可不是这刺骨的寒风，而是他已经挣脱了精神上的束缚，因此他快活极了。他瞅着寒冬的天空，白雪笼罩着的城市，以及在风雪中挣扎前行的人们。他环顾四周，想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束缚了。他是无拘无束的……无拘无束！多么令人快活啊！独来独往，自由自在！多么令

人快活：挣脱了束缚，挣脱了往事的纠缠，挣脱了往昔那些爱的恨的面孔的束缚！不再是生活的奴隶了，自己主宰了生活，多么快活啊！……

他身上满是白雪，兴奋地回到家里。他像欢乐的狗似的抖了抖身上的白雪。母亲在走廊里扫地，他从旁边经过时将她从地上抱了起来，并且亲热地叫了几声，像哄小孩子一样。克利斯朵夫身上的雪全部都融化了，弄湿了他的衣服；上了年纪的路易莎在儿子的怀里拼命地挣扎着，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，还称他“大蠢蛋”！

而后，他两步并作一步地跑进了卧室。他拿着小镜子照自己，却看不太清，因为天已经黑了，但是他心里可高兴得要命。尽管他的卧室又暗又窄，并且难以转身，但是他却觉得这就是他的王国。他将房门锁上，心满意足地笑着。哦，他终于寻找到了自我！迷失自我已经有多少时日了啊！他急切地要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。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思想犹如一片宽阔的湖水，和远处的金色雾霭融汇在一起。一夜的高烧之后，他站在湖边，湖水的凉气肆意侵袭着他的双腿，身体被夏日的晨风吹拂着。他纵身一跃，跳到湖里，自由地漫无目的地游着，只要随心所欲地去游便好了，满心的欢畅。他沉默着，微笑着聆听心中无数的声音，心中有无数生命在奔腾着。他什么也分辨不出来，头有些晕，只感觉到目眩神迷的幸福。他觉得很快乐，因为自己能够感觉到这些无名的力量，但是他懒得去实验一下这些力量，只是扬扬自得地沉醉在这心花怒放的幻境中，他的内心煎熬了几个月，突然好似春天来临时百花齐放，刹那间万紫千红。

母亲叫他吃饭。他晕头转向地下了楼，犹如刚从野外奔波回来似的，他脸上容光焕发，使得路易莎惊讶地询问。他一言不发，只

是搂着路易莎的腰，要她与自己一起围着冒热气的汤钵的桌子周围跳舞。路易莎气喘吁吁地说他疯了，而后她又突然拍着手嚷道：

“天啊！”她很不放心的说，“我敢打赌你一准儿又爱上了什么人了！”

克利斯朵夫狂笑，将饭巾抛向空中。

“爱上了什么人！”他叫喊道，“哦，不，不！那早已经够了！你放心。结束啦，一辈子都结束了，结束啦！”

说完，他喝了一大杯凉水。

路易莎看着他，放下了心，但而后又摇着头说：“哼，说得好听！说不定过不了一天就不算数了，像那酒鬼一样。”

“就算是一天也是很不错了！”他愉快地回答。

“也对！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快活呢？”

“我就是快活，无缘无故的，任何理由也没有。”

他和她面对面坐着，他将他的肘子放在桌子上，得意地把他将来的事情统统告诉她。她半信半疑地听着，并总是提醒着他，汤快要凉了。他知道她并没有将他的话听进去，可也不在乎；因为他只要把这些话说给自己听就行了。

母子俩互相望着，笑着，他依旧说着话，她也并不怎么听进去。尽管她满意于自己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，但是却不看好他在艺术方面的各种打算，她只是想：“他要是可以这样的快活，那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他边飘飘然于自己的演讲中，边瞅了瞅母亲的脸，她头上的黑巾紧紧地裹着满头银发，年轻的眼睛无限深情地看着他，慈祥安静的神态。他似乎看透了她所想的事情，便耸着肩开玩笑似的问道：

“我说的一切你都不以为然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没有的。”她连忙矢口否认。

他走过去，搂着她说：“怎么没有，怎么没有！算了吧！用不着辩解，你一定不在乎。不过这样也不错。只要你爱我就够了。现在，我并不需要别人可以了解我，任何人的了解都不需要，而且我也不需要任何人，不需要任何东西。我心里什么都有了！……”

“啊，”路易莎若有所思，接着说，“他现在又疯了一些了！……唉，也好！他既然一定要疯，那我也宁愿他这样了。”

多么惬意，多么快乐，让自己在思想的湖面上漫游……仰着身子，躺在一条小船里头，肆意地吸收着阳光的温暖，脸颊可以感觉到水面上清新的微风温柔地拂过，他悬在空中，渐渐坠入了梦境中。他感觉到，那深沉的水波在他的身下缓缓流淌，在摇摆的小船底下流动着，他慵懒地将手轻轻地浸入水里。他又爬起来，将腮帮子轻靠在船边上，像幼年时期，望着湖水悠悠地从船边流过。他看见湖水中仿佛有各种奇怪的精灵风驰电掣般地一闪而过……一群接着一群，却从未有相同的重复出现。他开心地笑了，面对眼前出现的奇妙景象，对着自己的思想，现在，他还不想将自己的思想固定下来。做选择吗？为什么要在这千千万万的幻境中选择呢？漫漫人生，有的是时间！……倘若自己将来需要，只需撒下网去便可捞起水中奇怪的精灵……现在就先随它们去吧，何必着急做选择呢？将来再说！

小船随着温暖的风及迟缓的水波左右漂荡着。阳光明媚，天气晴朗，四周悄无声息。

他到底还是慵懒地将网撒下去，只见网浮在起泡的水面上，不消一会儿就完全沉到水里去了。片刻之后，他开始不慌不忙地将网

往上拉，但是感觉越拉越重，等到正要从水面中提出来的时候，他却停下来喘着气。他当然知道自己是有收获的，但是却不知道自己收获的是什么；他停了一会儿，想多体会一下等待的乐趣。

最后他终于下决心将网拉上来：色彩缤纷的鱼被拉出水面，它们拼命地跳动着，想要离开渔网的束缚。他惊讶地瞧着这些鱼儿，用手指拨动着，想挑出最美的一条放在手里细细鉴赏一会儿；但是鱼儿们刚被拉出水面，五彩斑斓的颜色就消失不见了，鱼儿们也在他的手中消失不见了。他赶紧将鱼儿们重新扔进水里，又撒开网。他想如饥似渴地逐个欣赏自己心中激动人心的梦境，但是却一个也看不见了。他觉得它们在明净透彻的湖中自由游荡的时候，才是最美的……

他网到各种各样的梦，它们一个比一个更加令人匪夷所思。长久累积的梦，在他的心中从未被利用过，日积月累，心中充斥的思想就快要爆炸了。但是一切都乱极了，他的思想犹如堆积废品的仓库，或是犹太人的古董店，罕见的宝贝、精美的布帛、破铜烂铁以及破衣烂衫，统统被塞在一间屋子里。他觉得一切很有意思，尽管分辨不出哪些是有价值的。这里有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和弦，钟声浑厚奏鸣的色彩，蜜蜂般嗡嗡的和声，又像情人的口中吐出的欢快的调子。这里有似曾相识的景色、脸庞、热情、心灵、性格以及文学的或者玄学的思想。这里还有许多大而难以实现的计划，譬如四部剧、十部剧，想让音乐存在于万物之中。还有的（并且是最多的）是暧昧的、突如其来的感觉，都是在突然之间毫无征兆地被触发起来了，说话的声音、路上的行人、滴答的雨声、心跳的节奏，都可以触发这些——这些宏大的计划只有一个乐曲题目，多数只有一两行，但这也已经

足够了。他如同懵懂的孩子一般，以为真的创造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了。

但是他不可能长时间地沉浸在这种虚无缥缈的幻境中，因为天性的活泼，他开始厌倦了仅是占有，他要紧紧地抓住梦境不放——但是如何开始呢？所有的东西都同等重要，无法取舍。他反复琢磨，把它们翻来覆去，忽儿捡起，忽儿又丢下……不，丢下的是不可能再被捡起的，因为它们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一个梦是绝不可能做两次的。它们无时无刻不是在变化的，在他的手里，在他的眼前，在他眼睁睁地瞧着的时候，它们已经摇身一变了。所以必须赶快才好，但是他却不能，他当然知道迟缓的工作是他最大的顾虑。他恨不得一下子将所有的工作都做完，但现在连最轻松的工作他也觉得困难得不得了。最糟糕的是他刚开始工作就对这份工作充满了厌恶。他的梦境和他自己一起消失了。在他做着一桩事的时候，心里却懊恼着另外一桩事情没有做。一旦他在美妙的题材中挑选出一个，就会立即使他索然无味，所以他的宝藏都会变得一文不名。而他的思想，只有不去触碰它的时候才会生机勃勃，一旦去握住它，它便失去了生命。这还真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痛苦：仰头摘取果实，果实会变成石头；低头去饮河水，水就立即消失不见。

他想从已有的灵感泉源中获取一些灵感来解除他的饥渴，通过阅读自己从前的作品来安抚一下自己……但是那种饮料着实让人难以下咽！他喝了第一口便骂骂咧咧地吐了出来。奇怪，这种似温水般的東西，这种丝毫没有内涵的音乐，竟是他的作品吗？——他又重新翻阅了自己的作品，心里懊悔极了。他真是昏了头了，真不懂当初自己是如何写出来这种东西的。他脸红了。一次，当看到极其

无聊幼稚的一页时，他居然转过身去瞧瞧四下里有没有人，而后羞愧地将脸埋在枕上，像一个害羞的孩子。还有好几次，他觉得作品真是写得荒唐至极、可笑至极，甚至忘记了这是他自己的“杰作”……

“哦！见鬼！”他叫嚷着，弯腰大笑着。

那些他从前自认为的倾诉热情，表达爱情的喜悦和悲苦的曲子，是他最受不了的。他仿佛被苍蝇叮了一口一样，恼火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直用拳头打着桌子，拼命地敲着脑门，愤怒地扯着嗓子叫喊着，还用粗话来骂自己，说自己是蠢猪、浑蛋、跳梁小丑。最后他面红耳赤地站在镜子前面，抓着下巴，说：

“看看，看看，你这蠢货，你这蠢驴似的嘴脸！你撒谎！让我给你点颜色瞧瞧吧！替我把面前这个人丢进河里去吧，先生！”

而后，他将自己的脸埋在装满水的面盆里，直浸到自己快要被憋死了。他脸色通红，眼睛凸起，气喘如牛，他甚至连脸也顾不得抹，就径直奔向书桌，抓起该死的乐谱将它们撕得粉碎，气愤地嘀咕着：“你瞧，浑蛋，去你的吧！你这该死的家伙！……你瞧，你瞧！……”

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松了口气。

乐曲中的谎言是他最恼火的地方。写的东西没有真情实感，尽是一些小学生的作文，背熟的陈词滥调。他谈论着爱情，犹如瞎子谈论颜色，全是些道听途说的东西，鹦鹉学舌的俗套。而且不单单是爱情，所有热情都是供他自吹自擂的主题——虽然，他竭力追求真诚，但是想要真实还是远远不够的，关键是自己能否真能做到。倘若一个人对生命毫无认知的时候，又如何能做到真诚呢？他之所以发觉这些作品的虚伪，看到现在和过去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，还全都得益于最近六个月所经历的风雨。如今，他总算是跳出了虚幻

的世界，掌握了衡量思想真伪的真正标尺。

以前没有丝毫热情就写下来的作品使他厌恶，加之他那有错必纠的脾气，于是就打定主意，以后倘若没有情感的逼迫就绝不作曲。他也不再去追求自己的思想，除非创作的欲望强烈得如同电闪雷鸣一般逼迫着他，否则他将永远地放弃音乐。

他这么说，只因他知道这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夕。

比如打雷，老天要它在何时何地发生就该在何时何地发生。但雷电在高处最容易触发，某些地方——某些灵魂——是雷电的集中营。那里可以产生雷雨，并且将天上所有的雷电都召集过来。正如一年之中有好几个月都是雷雨季节一样，一生之中也有一段时间是富有雷电的，即使不能随心所欲使雷电爆发，至少在将来的某一天它终会爆发。

整个人犹如箭在弦上一般，全身紧绷着。雷雨日复一日地聚集着。苍白的天上满是散发着灼热气浪的白云。没有风，空气凝固了，好似正在发酵，将要沸腾了。万籁俱静，死气沉沉。脑袋嗡嗡地响着，莫名地发着热。世间万物都在等待那股聚集已久的力爆发，等待着雷神高举那沉甸甸的大铁锤敲落在乌云上。一片巨大而又灼热的阴影悄无声息地移过，吹起了一阵火辣辣的热风。神经好似被风吹动的树叶一般，颤抖着……而后又重回无声世界。天空又在酝酿着雷雨。

焦急的等待，足以令人神魂颠倒。虽然等待压迫得你无法动弹，并且使你浑身难过，但是却能感觉到可以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正蕴藏在自己的血管里头。沉醉的心灵在锅炉里翻滚着，像在酒桶里发酵的葡萄一样。成千上万的生与死的种子正在生长着。会长出些什么东西来呢？……如怀胎的孕妇似的，你的心正在悄悄地盯着自己，

目光直落在自己的内部，想道：“我会生下什么来呢？”

有时等待也是徒劳无获的。阵雨散了，雷雨没能爆发。当你惊醒过来时，脑袋沉甸甸的，有点失望、有点烦躁，还有未能言明的懊恼。但是，阵雨终究是会爆发的，这只不过是延期而已。今天，或者是明天。时间拖得越久，爆发得就会更加猛烈……

这不，它不是来了吗？……乌云从生命中的各个隐藏的角落升起。一团团黢黑的东西，时而被疯狂的闪电撕破——它们飞驰的速度使人头晕目眩，从四面八方飞驰而来紧紧包围住心灵，风驰电掣般从窒息的空中扑下来。而后，光明被它们吞没了。此时，真是令人如痴若狂的时刻！……自然界的规律为了维持精神以及物质存在的平衡，而不得不将雷雨产生的各种元素禁锢在牢笼里的。这些元素突围而出，在意识即将消灭的时候占领一切，巨大得难以形容。你痛苦到了极点。你甚至不再崇尚生命，只等用死亡来寻求真正的解脱……

但是突然之间，电光闪耀！

克利斯朵夫欢乐得疯狂地叫了起来。

欢乐，令人痴狂的欢乐，就如同太阳照耀着所有现在的和未来的成就，创造的欢乐，上帝的欢乐！没有创造就没有欢乐。不会创造就没有生命。而剩下的是与生命无关的漂浮在地下的影子。人生所有的欢乐均是创造带来的：爱情、天才、行动——均依靠着创造才能使之光彩夺目，甚至那些远离巨大火焰的没有任何地位的野心家、吝啬鬼、流浪者，也渴求着能拥有丝丝暗淡的光辉，供之取暖。

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创造，都要冲出躯壳的束缚，蕴藏于生命中，永恒地存在于宇宙之中。创造就是消灭死亡。

不幸的是那些不能创造的人，形单影只地留在世界上，居无定所，眼看着日渐消瘦的躯体及那颗被黑暗充斥的内心，却从未闪耀出生命的光芒！不幸的是那些不能创造的灵魂，不能像吐出绿意的树木一样满载着生命与爱情！尽管社会给予他光荣和幸福，却还是给如同行尸走肉的他一点点装饰。

当克利斯朵夫看到一束光明照耀过来的时候，感觉到一阵电流从身上流过，他颤抖着。这仿佛是在黑黢黢的夜色中，在茫茫大海里突然发现了大陆，也好似在人群中看见一双深沉的眼睛忽然盯着自己。这往往是在几个小时的胡思乱想、精疲力竭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更多时候是在谈话或者散步的时候，又或者是在想着别的事情时才会发生的。如果是在街上，他还会有所顾忌，怕打扰别人而不敢高声地坦露自己的心声；但在家，什么都不能阻拦他，他可以肆无忌惮，扯着嗓子哼着胜利之歌。路易莎习以为常，最终也搞清楚了这是什么意思。她对克利斯朵夫说，他真像一只刚下蛋的母鸡。

音乐思想已经完全淹没了他：有时会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，而更多时候，整部作品好像是被一整片星云笼罩着。曲子的结构以及大体的框架都在幕布上隐约可见，幕布上还有些光彩夺目的句子。在黢黑的幕布映衬下，如同雕塑一般轮廓分明。但那仅像一道闪电，有时却是蜂拥而至的好几道闪电，而每一道闪电都能照亮一些黑暗的角落。可是这股神出鬼没的力量，总是出人意料地露一会儿脸，之后又躲在角落里好几天，只留下一条光辉的痕迹。

克利斯朵夫对其他一切都感到厌倦，只是一味品尝着这种灵感带来的乐趣。富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以捕捉到的，凡是因直觉感应到的作品都不得不用智力来进行塑造。所以他竭力挤

压自己的思想，想将所有神圣的浆汁——甚至还常常添加些清水——都吮吸完——但克利斯朵夫太年轻，又太自负，自然对这种手段不屑一顾。他拥有着不切实际的梦想，只希望可以作出一些不加任何修饰的作品。要不是他有些异想天开，就不难发现自己的想法有多荒谬。当然，这一时期无疑是他精神上最富足的时期，丝毫没有给虚无可以逗留的空间。无论什么都可以产生这些接踵而至的灵感，眼睛看见的，耳朵听到的，以及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。哪怕是一个眼神、一句话，都能在心中触发一些美梦。他思想的天地是浩瀚无垠的，并且缀满了无数的灿烂星辰——但，就算是在这个时期，也会出现万事熄灭的情况。虽然黑夜不会长久，无声的黑夜也不至于会延长到能够让他痛苦的程度，但他对于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无名力量，还是有几分害怕……他不知道这次会消失多久，也不知道是否还会回来——他高傲的内心容不得这种思想，他对自己说：“那力量就是我。力量不存在了，那么我便也不存在了。我的生命会与它一同消失。”——说归说，但是他心中的恐惧并没有中断，可是这反倒给他平添了一种快感。

虽然灵感目前还没有趋于枯竭的征兆，但克利斯朵夫显然已经明白仅有灵魂是无法写出一部完整的作品。刚出现的思想总是粗糙不堪的，一定要费大把的劲才能够生成一部作品；并且它们总是时断时续的，起伏落差很大的，非得给它们注入深思熟虑的智慧和坚定冷静的意志，才能将它们连贯起来，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。克利斯朵夫既然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艺术家，他当然不会做不到这一步。可他却不肯承认，硬说自己内心早已经有了现成的模型。不过他为了使它更明白，早就已经把内心的意境或多或少做过些许变化了——

何止如此，他有时候甚至将它改头换面。乐思来得过于猛烈，使他往往不能说出它真正的含义。当它突然闯进心灵最深处时，远远超过了意识范围。但就是这种纯粹的力远远超出一般规律，连意识也不能分辨出是什么使自己专注而心动，以及它所确定的感情到底是欢乐的，还是痛苦的，混淆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热情。但是无论是否了解，智慧总需要给这种热情命名，使之成为人类逻辑结构的一部分，烙印于头脑里，成为一个整体结构。

因此，克利斯朵夫说服自己相信——迫使自己相信——在他内心蠕动的那种暧昧的力，肯定有一种很确切的意义，并且这种意义正和他的意志相吻合。自由的本能正在从深层的潜意识中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，不管是否愿意，在理智的压迫下，不得不使混沌蒙昧的思想配合那些跟它丝毫扯不上关系的思想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克利斯朵夫的作品不过是将两种东西勉强拼凑起来罢了：一方是克利斯朵夫心中规划的宏伟题材；另一方却是神秘莫测的力，并且克利斯朵夫对此浑然不知。

很多矛盾萦绕在克利斯朵夫身边，他低着头摸索前进着，灵机一动，在松散的作品中注入一股晦暗而强大的生命力。尽管他不知道如何表达，但是却使他产生一种胜利感，并且使他感到无比快活。

自从他意识到有了新的力量，他敢于去正视周围的一切，以及别人叫他崇拜的一切，他不假思索就照办的一切——正视之后，他便立刻不留余地地予以驳斥。撕破了伪装，他看到了德国人的假面目。

任何民族、任何艺术，都有其虚伪做作的一面。人类的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，而谎言却是人类食粮的主要部分。人类软弱的精神支架，根本经受不起真理的重量。一定要让宗教、道德、政治、诗

人以及艺术家，给谎言包裹上一层可以减压的虚伪外壳才行。不同民族被不同的谎言包装着。正是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，各民族之间才难以彼此相互了解而易于相互轻视。真理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，但是各个民族的谎言各不相同，并且都亲切地称它为理想。人由生到死都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活着，谎言俨然已经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。只有极少数天才经过英勇搏斗之后，才能撕破谎言的包装，并且在搏斗时，他们总是在那个自由的思想领域内被孤立。

一个非常偶然的时机，使得克利斯朵夫戳穿了德国艺术的假面目。此前他并没有察觉到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他身处其中，不能退步看清全局的缘故。如今，他保持了距离，离得远了，才真正看到了显露出来的庐山真面目。

他在市立音乐厅的某场音乐会上。十几行咖啡桌整齐地排列在大厅里，大约有二三百张。乐队在大厅尽头的舞台上。一些军官坐在克利斯朵夫的四周，他们都身穿又紧又窄的深色长外套——通红的大脸上胡子被剃得精光，一本正经，却又俗里俗气。还有一些妇人正在高声谈笑着，不过似乎有点儿夸张过头了。女孩子们正天真地咧着嘴笑。还有些大胖子，戴着眼镜，满面胡茬，看上去活脱脱像只眼睛滚圆的蜘蛛。他们每次举杯祝贺都得站起来，像参加仪式一样抱着毕恭毕敬的态度，显得非常虔诚，他们的脸色与腔调都变了，像在念着弥撒经文，他们扮着庄严而滑稽的姿态互相敬酒。谈话声与杯盘声早已经将音乐淹没了。可是大家还是尽量压低讲话声和吃东西的声音。高大的驼背老人指挥着乐队，他的胡须挂在下巴上好似一条尾巴，眼镜服帖地架在长长的鹰钩鼻上，看他的样子，极像一个语言学家——这些人物是克利斯朵夫早就认识的人。但是今天，